

立而夫子仰而瞿然再拜而應得無大甚乎
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豈賢者乎孔子伏軾
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適於禮義而不遜
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
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

下人下人不誠不得其精故長傷身有損持
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且毀之且
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廢物失之者死得之者
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
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
乎

莊子翼卷之七

莊子翼卷之八

列御寇第三十三

纒四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
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
食於十餐而五獲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

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辨形謀一成光以
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蓋其所患夫饗
人特為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
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
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

已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
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履滿
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頓杖蹙之乎顧立
有間不言而出賓擯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
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

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
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
用之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挫而本才一作
又無謂也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
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執也巧者勞而知

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
舟虛而遨遊者也

郭註漿謂賣漿之家先饋言其敬已內誠不
辨則外自矜飾形謀成光舉動便辟而成
光儀也外鎮人心內實不足以服物也使

人輕乎貴老言鎮物由乎內實則使人貴
老之情篤也蓋惠言以美形動物則所患
亂生也漿人權輕利薄可無求於人也保
汝者苟不遺形則所在見保保者聚守之
謂也任平而化則無感無求無感無求乃

不相保先物施惠不因彼豫出則異也
必將有感則與本性動也細巧入人為小
言夫無其能者唯聖人耳過此以下至於
昆蟲未有自忘其能而任眾人者也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支三年而緩為

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
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
而子為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為秋相
之實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
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已為有以異於

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梓卒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如也而况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郭註呻吟吟咏之謂祇適也翟緩弟名緩怨其父之助弟感激自殺死而見夢其已

既能自化為儒又化弟令墨弟由已化而不能順已已以良師而便怨死精誠之至

故為秋柏之實夫造物以下莊子辭也積習之功為報報其性不報其為也然則習學之功成性而已豈為之哉彼有彼性故

使習彼緩自美其儒謂已有積學之功不知其性之自然也夫有功以賤物者不避其親也無其身以平性者貴賤不失其倫也穿井所以通泉吟咏所以通性無泉則無所穿無性則無所咏世皆忘其泉性之

釋四

三

自然徒識穿井之末功因欲矜而有之亦妄乎觀緩之謬以為學父故能任其自爾而知故無為乎其間也乃自然之能以為已功者逃天者也故刑戮及之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眾人安其所

不安不安其所安

郭註聖人無安無不安順百姓之心也所安相與異所以為眾人也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郭註知雖落天地未嘗開言以引物也應其至分而已

朱評平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郭註事在於適無貴遠功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

郭註理雖必然猶不必之斯至順矣兵其安有理雖未必抑而必之各必所見則乖逆生物各順性則足足則無求矣不得已而用兵以恬淡為上者未之亡也

筆乘兵非戈矛之謂喜怒之戰於胸中者是也庚桑子曰懷惠未發兵也豈止鋒鏑之慘而已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散精神乎蹇淺而

欲兼濟道導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大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為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

郭註苞苴以遺竿牘以問遺問之具小知所

釋四

四

狗也昏於小務所得者淺而欲兼濟道物經虛涉遠志大神散形為之累則迷感而失致矣是以至人泊然無為而任其矢行也為知所得者細任性大寧而至也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隘巷困窘織屨編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寤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瘻

疔何者得車一乘瘳矢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郭註夫事下然後功高功高然後祿重故高遠恬淡者遺榮也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

有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
事華辭以支為肯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
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汝與余
予願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偽非所以
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於人

纒四

五

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事一作齒
之神者弗齒為外刑者金與木也為內刑者
動與過也宵人之離屬外刑者金木訊之離
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
人能之

郭註圾危也夫至人以民靜為安今一為貞

幹則遺高迹於萬世令飾競於仁義而雕
畫其毛彩百姓既危至人亦無以為安也
凡言方且皆謂後世從事飾畫非任真也
從事華詞以支為肯言將令後世之從事
者無實而意趣橫出也後世人君將慕仲
尼之遐軌而遂忍性自矯偽以臨民上下
相習遂不自知也今以上民則後世百姓
非直外形從之而已乃以心神受而用之
不復自得於體中也彼百姓也汝哀公也

彼與女各自有所宜相效則失真此即今
之見驗也予願言效彼非所以養已誤而
可言正不可也為後世慮明不謂當時也
治之則偽故聖人不治布而識之非芻狗
萬物也商賈不齒况士君子乎要能施惠

故於事不得不齒以其不忘故心神忽之
此百姓之大情也金謂刀鋸斧鉞木謂捶
楚桎梏靜而當則內外無刑不由明坦之
塗者謂之宵人動而過分則性氣傷於內
金木訊於外自非真人未有能止其分者

也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猶有
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
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一作猥狷而達有
堅而縵有緩而釘一作早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
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
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一作然問焉而觀
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
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
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纒四

六

郭註險於山川至去義若熱言人情貌之反
有如此者夫君子易觀不肖難明然視其
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搜之有塗亦可
知也

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
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
而於車上僂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賊莫
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內視
內視而敗矣凶德有五中德為首何謂中德
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叱一作斥其所不為
者也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鬢長
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
僂俠軟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
勇動多怨仁義多貴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
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

纒四

七

郭註孰敢不軌言不敢以不軌之事侮之也
而夫謂凡夫唐謂堯許謂由言而夫與考
父誰同於唐許之事也有心為德非真德
也真德者忽然自得而不知所以得也率
心為德猶之可耳役心於眉睫之間則偽

已甚矣乃欲探射幽隱以深為事則心與事俱敗矣叱訾也夫自是而非彼則攻之者非一故為凶首若中無自好之情則恣萬物之所是所是各不自失則天下皆思奉之矣窮謂窮於受役天下未嘗窮於所

短而常以所長自困緣循仗物而行者也偃俠不能俯執者也困畏怯弱者也此三者既不以事見任乃將接佐之故必達也智慧外通言通外則以無涯傷其內也勇動多怨言怯而靜乃厚其身也仁義者天

下皆望其愛愛則有不周矣故多責愧熱大悟解之貌肖釋散也隨者泯然與化俱也遭者每在節上住乃悟也

筆乘文子曰道有知則亂德有心則險心有眼則眩何者有眼必有見學道者每患於無見而不知見為德之賊也釋氏所說五種眼唯天眼肉眼在面慧法佛眼皆在心彼心眼者德之成此心眼者德之敗知其所以敗則知其所以成無二理也然則達於知者非眼乎而何以言肖曰老子不云

乎夫道太似不肖若肖又矣其細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稱治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斷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

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齏粉夫郭註夫取富貴者必順乎民望也若挾奇說

乘天衡以嬰人主之心者明君之所不受也故如有所譽必有所試於斯民不違僉曰舉之以合萬夫之聖者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之也

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郭註樂生者畏犧而辭聘崩骸聞生而曠感此死生之情異而各自當也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

為棺槨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齋資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鳥鷲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鳥鷲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微徵其微也不微明者

唯為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又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郭註以一家之平平萬物未若任萬物之自平也徵應也不因萬物之自應而欲以其

所見應之則必有不合矣夫執其所見受使多矣安能使物哉惟任神然後能至順故無往不應也明之所及不過於形骸至順則無遠近幽深皆各自得故用發於彼而功藏於物若恃其所見執其自是雖欲

入人其功外也天下第三十三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

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參一作為

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闢大小精粗

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

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

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開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

郭註為其所有為則真為也為其真為則無偽矣又何加焉神明由事感而後降出使物各歸其根抱一而已無飾於外斯聖王所以生成也天神至聖凡此四名一人耳所言之異也仁義禮樂又四名之粗迹

而賢人君子之所服膺也其名法參稽以下民之理也民理既然故聖賢不逆古之人即向之四名也本數明故末不離無乎不在所以為備也其在數度而可明者雖多有之已疏外也鄒魯縉紳能明其迹耳

豈所以迹我六經既散百家之學皆道古人之陳迹耳尚復不能常稱天下大亂用其迹而無統故也聖賢不明其迹又未易明也道德不一百家穿鑿也天下多得一各信偏見而不能都舉也夫聖人統百姓

之大情而因為之制故百姓寄情於所統而自忘其好惡故與一世而得淡漠焉亂則反之人恣其近好家用典法故國異政家殊俗也所長不同不得常用不該不徧故未足備任也各用其一曲故析判天地

萬物之理全人難遇故闇鬱聖王之道大體者各歸根抱一則天地之純也裂分離也道術流弊遂各奮其方或以主物則物離性以從其上而性命喪矣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骨騫聞其風而說悅之為之大過已之大循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汜愛兼利而非闕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

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

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已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嚴使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

纒四

十一

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鳩雜天下之川腴無腴拔脰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跂蹻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為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誦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綺偶不侔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尸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墨履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腴無脰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

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郭註勤儉則瘁故不暉也矯厲也勤儉則財有餘而急有備大過大順不復度衆所能也物不足則關令百姓勤儉有餘故以關

纒四

十三

為非不怒言但自刻也既自以為是則欲令萬物皆同乎已故博而不異不與先王同者先王則恣其羣異然後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毀古禮樂嫌其侈靡物皆以任力稱情為愛今以勤儉為法而為之大過雖欲饒天下更非所以為愛也未敗墨道但非道德雖獨成墨而不類萬物之情故曰是果類乎般無潤也不可為聖人之道者言聖道悅以使民民得性之所樂則悅悅則天下無難矣夫王者必合天下之歡心而與物俱往故離於天下者去王遠也墨子徒見禹之形勞耳未觀其性之適也自自苦為極謂自苦為盡理之法也非其時而守其道所以為墨各守所見則所在無通故於墨之中又相與別也巨子

者能辯其所是以成其行者也尸主也為其後世欲係巨子之業也意在不侈靡而備世急所以為是為之太過故非也亂莫大於逆物而傷性故為亂之上任衆適性上七今墨萬之故為治之下為其真好故

聖賢不逆也但不可以教人求之不得謂無輩也枯槁不舍所以為真好也木上也夫非其德者也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刑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為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胷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為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稅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我圖傲乎救世之士

纒四

十四

執曰君子不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為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內其大小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郭註忤逆也畢足而止不敢望有餘也華山

上下均平別宥萬物不欲令相犯錯也強以其道肫令合調今和二子請得若此者立以為物主也見侮不辱以活民為急也救聞寢兵所謂肫調也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肫調之理然也見厭強見所謂不

辱也不因其自化而強慰之則其功太重也固置五升之飯斯明自為太少也我必得活執謂民亦當報已也圖傲揮斥高大之貌不為苛察務寬恕也不以身假物必自出其力也無益於天下者已之所以為

釋四

五

救世之士也其行適至是而止未能經虛涉曠也

公而不黨易異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

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偏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冷零汰於物以

為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譏髀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推迫拍鞍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危然而已矣推吐雷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

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

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馬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西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窳開然惡可而言常友人不聚觀而不免於魮駢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躧不免於非彭蒙田

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郭註決然無主各自任也物得所趣故一而不兩選則不偏都用乃周也教則不至任其性乃至也冷汰猶聽放也其知力淺不知任其自然故薄之而又隣傷焉譏髀無

釋四

六

任言不當真任而任夫眾人眾人各自能則無為橫復尚賢也非大聖者欲壞其迹使物不殉也法家雖妙猶有椎拍故未堪合不能知走之與非前之與後矚目恣性苟免當特之患耳魏然任性獨立也推曳

而行緣於不得已也患生於譽譽生於有建唯聖人然後能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愚知處宜貴賤當位賢不肖襲情而云無用賢聖以為不知道也塊不失道欲令去知如土塊也夫去知任性然後神明洞

照所以為賢聖而云塊不失道人若土塊非死而何豪傑所以笑也未合至道故為詭怪得不教謂得自任之道也莫之是非所謂齊萬物以為首也窳開然惡逆風所動之聲友人不見觀不順民望也魮駢斷無圭角

也。雖是也。道無不在。而云塊不失道。所以為不知。槩嘗有聞言不至也。

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闕君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

變四

十七

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闕尹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勿忽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嘗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

下。谷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巋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已。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

削於人。可謂至極。闕尹老聃乎。古之博大人哉。

郭註有積為不足。寄之天下。乃有餘也。無者何所能建。建之以常無有。明有物之自建也。自天地以及羣物。皆各自得而不兼他。

飾斯非主之。以太一邪。在已無居者。物來則應。應而不藏。故功隨物去也。形物自著者。不自是而委萬物。故物形各自彰著也。其應若響者。常無情也。得焉者。失言常全者。不知所得也。物各自守其分。則靜默而

已無雄白也。夫雄白者。非尚勝自顯邪。尚勝自顯。豈非逐知過分。以殆其生邪。故古人不隨無涯之知。守其分內而已。故其性全。其性全。然後能及天下。能及天下。然後歸之如谿谷也。不與萬物爭鋒。然後天下

樂推而不厭。故後其身也。雌辱後下之類。皆物之所謂垢也。取實者。唯知有之。以為利。未知無之。以為用。取虛者。守冲泊。以待羣實也。無藏有餘者。付萬物。使各自守。故不患其少也。巋然獨立。自足之謂。徐而不

變四

六

費者。因民所利而行之。隨四時而成之。常與道理俱。故無疾無費也。乃者有為。以為傷神器之自成。故無為者。因其自生。任其自成。萬物各得自為。蜘蛛猶能結網。則人人自有所能矣。無貴於工。倕也。委順至理。則

常全。故無求而福自足。隨物。故物不得咎。理根為太初之極。不可謂之淺也。以約為紀。去泰甚也。夫至順則雖金石無堅也。逆則雖水氣無爽也。順全逆毀。斯正理也。進躁無涯。為銳。各守其分。則自容有餘。不

削於入全其性也。

芴莫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充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

恣縱而不儻。不以觴見之也。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危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璋而連玃。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詼詭。可觀。彼其

變四

九

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闊。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調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訖。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郭註無形無常隨物也死與生與任化也何之何適無意趣也物莫足歸都任置也時恣縱而不儻不急欲使物見其意也沈濁者累於形名以莊語為狂而不信故不語也卮言重言寓言俱通至理正當萬物之

性命也不謹是非已無是非故恣物而行也形羣於物故與俗處還與物合故無傷也不唯應當世之務故參差克實不可已多所有也莊子通以平意說已與說他人無異也案其辭明其汪汪然禹拜冑言亦

何嫌乎此也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麻廬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

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

者相與樂之卯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卯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張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圓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

纒四

子

大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園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心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固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

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抵也然惠施之口淡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倚時人焉曰黃綬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為

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舉衆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蠶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克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

厭卒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筆乘自惠施多方以下與列子載公孫龍詎魏王之語絕相類解者多屬臆說范無隱

纒四

子

與其門人嘗論此云恢怩悖怪道通為一存而勿論可也何者此本非南華語是其所闕舛駁不中之言惡用解為雖然凡莊生之所述豈特墨翟禽滑釐以來為近於道即惠施之言亦有似焉者也劉辰翁所

謂唯愛之故病之而不知者以為疾也毀人以自全也非莊子也
大明萬曆三十五年歲次丁未上元吉旦
正一嗣教凝誠志道闡玄弘教大真人掌
天下道教事張國祥 奉

首校梓

莊子翼卷之八

